

处暑话秋凉

◎刘玉美(河南平顶山)

处暑是立秋后的又一个农时节令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曰：立秋“加十五日指申，则处暑”。可见，早在西汉时期，处暑就已列入二十四节气。

“三伏适已过，骄阳化为霖”。处暑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对处暑作解：“处，止也，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因而，处暑表示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。此外，处暑的“处”还含有“潜藏”之意，《逸周书·周月》言及处暑，朱右曾校释引唐孔颖达曰：“处暑，暑将退伏而潜处。”因此，处暑一到，溽热终消，暑气渐隐渐去，天气虽然早晚转凉，舒适宜人，但是中午依然让人们感受到热，这就是民间常说的“秋老虎”。

顾禄著《清嘉录》中说：“土俗以处暑后，天气犹暄，约再历十八日而始凉；谚云：处暑十八盆，谓沐浴十八日也。”意思是处暑后还要经历大约十八天的汗浴日，天气才能真正意义上凉爽，那时已到“白露”了。白居易的诗句“离离暑云散，袅袅凉风起”，就真实再现了处暑后这一自然景观，暑气和天上的云彩一并散去，轻柔的凉风吹来，让人感到舒适静好。

史书称，处暑有“三候”。《逸周书·时训》曰：“处暑之日鹰乃祭鸟，又五日天地始肃，又五日禾乃登。”这三候，一是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；二是天地万物开始凋零；三是黍、稻、粱、豆等谷类秋作物登场，即成熟的意思。“处暑满田黄”，万物成熟之后就已是凋零，这种凋零给人们带来一种肃杀之气。故而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：“凉风至，白露降，寒蝉鸣，鹰乃祭鸟，用始行戮。”秋是肃杀敛藏的季节，从这时开始直到冬季，都可以考虑刑罚之事。因为古时候人们认为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顺应天时、符合造世主的天意安排，天地肃杀，戮罪严刑，这就是“秋后问斩”之说的依据。

“处暑无三日，新凉直万金”。处暑的清涼，很容易勾起读书人的欲望。此时，你可以坐在窗前，泡一杯清茶，一边细细地品茶，一边悠闲地读书，赏一首诗词或一篇美文，或低吟浅唱，或静神沉思；在清馨的墨香中，那一行行清瘦的文字，会涤荡世事烟雨，让岁月的步履慢下来，让你的燥热心绪静下来，而后去感悟人生之真谛，享受人间烟火之温馨。

民间说“七八月，看巧云”，宋代诗人张耒也有“秋高孤月静，天末巧云长”的诗句。处暑之后，秋高气爽，天空一碧，蔚蓝如洗，正是人们结伴秋游的最佳时节。或陪着老人，或携带妻儿，或约上几个知心好友，去郊野，去湖旁，踏沙洲，上亭榭，迎秋赏景，看那白云团团如絮，舒卷万变，飘逸而浪漫，如果再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，也许你真的“便引诗情到碧霄”了。此刻，目断闲云千里，清风伴着愉悦，会把你平日里那些忧愁和离殇一扫而光，宠辱皆忘，让心底沉入超然与洒脱的境界。

金风起 掰玉米

◎梁永刚(河南平顶山)

在秋收这场露天大戏中，玉米绝对是主角。与紧张的收麦相比，秋收节奏相对舒缓，毕竟玉米是高秆作物，抵御风雨的本事比麦子强。

昔日乡间，没有大型农业机械，收获玉米的方式便是用手掰。掰玉米是一件脏且累人的活儿，往往是一家老小齐上阵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祖母和母亲一趟趟穿梭在玉米地里，左手握住玉米穗的根部，右手紧紧攥住中间，向下猛一用力，手腕迅速扭转，随着咔嚓一声脆响，顶着红缨的玉米穗便脱离了母体，一扬手扔到空地上，然后再掰下一穗。祖父、父亲则每人手执一把镰刀，左手将玉米秆揽入怀中，右手挥着镰刀朝根部砍去，手起镰落，玉米秆应声倒地。砍玉米秆赶早不赶晚，趁水分还没有被阳光吸走，保留着嫩劲和脆感，一旦晒干变枯，砍着就费劲了。

白天忙着掰玉米、砍玉米秆，晚上围坐一起剥玉米。玉米穗堆放在院里，像金黄的小山，中间只留一条窄狭的过道。溶溶月色里，一家老小嘻嘻哈哈扯着闲话，手却一刻也没有闲着，伸手从脚下拿起一穗玉米，拽掉红缨，撕开玉米胞儿，剥下外面几层皮，仅留下里面几片胞衣。伴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，夜色在不知不觉中溜走，留下一地黄澄澄的玉米棒。

一家人蹲在地上，把剥好的玉米穗两两对系，像辫头发辫一样辫在一起，搭在铁丝上串起来，挂到堂屋房檐下拽的几个木杈儿上。开始挂玉米辫了，祖父托举起来，递给站在板凳上的父亲。父亲伸手抓过玉米辫上端的铁丝，用尽力气往上提，虽然脸憋得通红，可仍离木杈儿有一小段距离。那时我年纪尚幼，父亲笑着喊我过来：“添只蛤蟆四两力，你也过来搭把手。”我凑到祖父身边，伸出双手使劲往高处举，人多力量大，父亲终于把长龙似的玉米辫挂了起来。

院里剩下的玉米穗，我们把外皮全部剥掉，剥成光肚儿玉米。几晚下来，一院子的玉米穗差不多就剥完了，父亲手执桑杈，把散落一地的玉米皮归拢到院子一角，母亲则拿把扫帚扫出一片空地，用耙子把光肚儿玉米摊开晾晒。有风有日头，三五天工夫，那些光肚儿玉米就晾干晒透了，玉米粒放在嘴里一咬，嘎嘣脆。

在那个没有脱粒机的年代，一家人围坐在簸箩四周用手抠玉米是乡间再寻常不过的场景。饱满丰润的玉米粒，围着玉米芯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，单凭手的力量很难将其抠掉。抠玉米前，往往要用脚踏的锥子剔掉几行玉米粒，如此一来，就好抠多了。除了用锥子剔玉米粒，农人们还自制了一种简易工具，俗称玉米刨子。玉米刨子制作起来并不复杂，找一截尺把长碗口粗的圆木，从中间一劈两半，在半圆形的木头平面上凿出一道凹槽，然后从底部楔入一长铁钉，钉尖露出寸长即可。使用时，将玉米棒送入凹槽内，顺势往前猛推，趁着惯性，钉尖瞬间将一行玉米粒剥落，如此反复几次，只留下稀稀疏疏的几行玉米籽，便可用手抠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若是农活不忙，一家人便围坐在簸箩前抠玉米，积少成多，眼看着玉米粒越堆越高，终于攒够了一鱼皮袋子。母亲抽出空闲，开始拾掇这些新玉米，经过一番淘洗晾晒，在老式电磨的轰鸣声中，玉米粒变成玉米面、玉米仁和玉米糝。此时，地里的玉米秆也被阳光榨干了水分，蓬松地堆放着。父亲一车车拉回来，在大门外堆成垛，留作填充灶膛的燃料。

一个晴朗的秋日正午，母亲用玉米秆当柴火，在鏊子上烙了一沓白生生的烙馍，在锅台上煮了一大锅稠糊糊的玉米糝。一家人蹲坐在灶房外，听着吹过树梢的秋风，嚼着筋道热乎的烙馍，喝着喷香软糯的玉米糝，就着脆甜爽口的萝卜丝，那一刻，仿佛整个秋收大忙的劳累都化为灶膛中的灰烬，唯留那份喷香和甜蜜在心间。

志愿之花

◎吴姿锦(河南平顶山)

今年暑假，河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。很多大学生踊跃报名成为疫情防控志愿者，我也主动申请成为其中一员。

8月5日上午，在平顶山一家社区医院门口，我们几位大学生应征为医院的疫情防控做志愿工作，主要任务就是测量来往人员的体温，让大家出示健康码、行程卡。那天，虽然下着蒙蒙细雨，但一点儿风也没有，顶着36℃的高温，我们戴上小红帽、穿上红马甲，开始了人生实践的第一课。

远处走来一位双鬓斑白的老人，他停下蹒跚的脚步，看着二维码皱起了眉头。同学夏俞青看到后，立刻主动上前帮忙，她从老人微微颤抖的手中接过旧手机，礼貌地询问老人的姓名和电话，并熟练地操作着，不一会儿绿码便显示出来，老人连声道谢。此外，我们还帮助接种疫苗的群众一个个登记好信息，并帮助写字有困难的群众完成信息录入，使他们可以顺利地接种疫苗。

8月13日，随着疫情防控升级，我被分派到神马社区值守。一大早，我便来到神马西院门口，为进出人员测温、验码，尽力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服务。遇有车辆出入时，及时对驾驶员进行体温检测和行程卡查验；当外来人员进入社区时，请他们登记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虽然刚开始很紧张，在与居民交流时稍有拘束与顾虑，但我很快调整心态，努力向居民解释严格防控疫情的重要性，提醒居民戴好口罩、勤洗手、多通风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等。我明白，这是对居民的要求，也是志愿者的责任。

8月19日，越来越多的大学志愿者加入我们的团队，红色身影在街道社区不停穿梭，每天的工作琐碎而细致，虽然很累，但我们内心很充实。

志愿服务期间，我常常被感动着，为医生护士匆忙的身影、湿透的衣服，为居民的配合和理解，为送来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的爱心人士，为轻伤不下火线的社区工作人员，为全家齐上阵的党员家庭，也为越来越庞大的志愿者队伍。

我为自己感到骄傲，我是一名志愿者，虽然力量微薄，但正像浪花汇成了溪流，溪流汇成了江河，江河奔腾向海，是一个个小小的“我”走在一起，形成了向上的力量，诠释着责任与担当。

一段经历，一种锻炼与成长，一份被需要的幸福和快乐，这个假期，我心中绽放出一朵志愿之花。